

『西南联大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』

追忆杨振宁在昆明的岁月

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、中国科学院院士杨振宁先生，因病于2025年10月18日在北京逝世，享年103岁。

杨振宁逝世的消息传来，滇池之滨，翠湖之滨，许多人回想起他2008年重返昆明时的情景——那一次，他携妻翁帆同行，在昆明的秋阳下，回望他人生中的七年。



杨振宁西南联合大学准考证



2013年10月，在云南师范大学，杨振宁（右一）等人为杨武之塑像揭幕。

“在这里，科学的种子在心中萌芽”

“在这个校园里，我第一次进了大学。四年本科，两年研究生，一年在联大附中教书。这七年是我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七年。”2008年11月1日，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里，86岁的杨振宁这样说。他的声音依旧坚定，带着岁月沉淀的从容。讲台下900多名听众屏息聆听，掌声一次次响起。

那次，恰逢西南联大70周年校庆。杨振宁说，他尤其高兴能在这一天回到母校。“在这里，科学的种子在心中萌芽，也为我此后一生的研究定下方向。”

他用“好奇心”概括自己与物理学的关系——“研究物理学的动力不是艰深的理论，而是好奇心的诱惑。”他讲法拉第、讲麦克斯韦，也讲自己与李政道、吴健雄如何提出“宇称不守恒”理论。每当台下笑声响起，他也轻轻微笑。那一刻，他像一个永远在好奇的学生。

讲座的前两天，杨振宁还去了惠家大院——那里曾是他青年时的居所。随后，他与翁帆从云南师范大学正门步行，沿着一二一大街，重走当年的上学路。

“我在文化巷住过两次，其中一次住在27号。”他一边牵着翁帆，一边指指点点地寻找记忆中的小巷。

那天，阳光正好。他们还去了翠湖。

那一幕，被许多昆明人记在心里。一位科学巨匠，在昆明的秋阳里，像一个回到童年的老人。

17年过去，昆明依旧有他的足迹。翠湖的水依然清亮，文化巷的风依然带着书卷气。杨振宁的身影，也早已化作滇池边的一缕光，永远留在这片曾点亮他科学梦想的土地上。

杨振宁先生的昆明时光

杨振宁多次坦言：“感谢西南联大，它是奠定我一切成就的基础。”

在昆明求学时光，塑造了他对整个物理学的判断和品味，也为他日后获得诺贝尔奖埋下了伏笔。

1938年，杨振宁的父亲、清华大学教授杨武之随校到西南联大算学系任教，杨振宁同全家一起来到昆明，住进文化巷11号，开始了让他终身难忘的“昆明岁月”。

同年，在父亲的鼓励和支持下，只在昆华中学（今昆明市第一中学）读了半年高二的杨振宁，以“同等学历”报名参加统一招生考试，在两万名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脱颖而出，被西南联合大学录取。

他很快成为学校中的明星学生。著名翻

译家、与杨振宁同届西南联大学生许渊冲回忆说，杨振宁的数学、物理，都能考得满分或接近满分，是当时全校成绩最好的学生。

杨振宁多次说：“在联大给我影响最深的两位教授是吴大猷先生和王竹溪先生。”西南联大是对学生要求十分严厉、淘汰率极高的大学。1942年，经过4年苦学的杨振宁本科毕业时，由于父亲是将近世代数和数论引入中国的芝加哥大学博士，他早在中学时代就通过父亲接触过群论初阶，便选了《用群论方法于多原子的振动》作毕业论文，并请获密歇根大学博士学位、对原子和分子光谱学很有研究、翻译过群论著作的吴大猷教授指导，顺利完成了学士论文，成为入学38名同学中最终完成学业者仅9人中的一人。1944年，杨振宁于清华大学研究院物理学部研究生毕业，又请专攻统计物理、获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的王竹溪教授作指导老师，成功地写出了硕士论文，《超晶格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。杨振宁回忆说：“以后四十年间，吴先生和王先生引导我走的两个方向——对称原理和统计力学——一直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。”

在联大，杨振宁是一个读书“较真”出了名的人。他在读研究生时，很喜欢与同舍的凌宁、金启华、顾震潮以及偶尔来住的黄昆和张守廉纵论天下，更喜欢与黄昆“顶牛”。有一次，为弄明白量子力学中“测量”的含义，他与黄昆等从白天讨论到晚上，躺下后又爬起来点亮蜡烛，翻出海森伯的《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》等权威资料来继续辩论。

给美军教中文补贴家用

抗战时期的昆明，物价飞涨。仅靠父亲工资度日的杨振宁一家，已经到了领取教职员救济和膳食补助，“无隔夜之炊的境地”。作为长子，杨振宁总是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，以便为父母分忧解难。

1940年9月30日，日机轰炸昆明，杨家在小东脚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，被炸得徒有四壁。万幸的是，全家都躲进了防空洞，才幸免于灾祸。几天后，杨振宁拿了把铁锹回去，翻挖半天，才从废墟里挖出几本书来，他如获至宝，欣喜若狂。其后，为躲避日机轰炸，他们全家搬到西北十余公里外的龙院村惠家大院，住了3年。

在惠家大院，为鼓励4个弟妹多念书，杨振宁订了个规则：一天之中，谁念书好、听母亲的话、帮助做家务、不打架、不捣乱就给谁记上一个红点，反之就要记黑点。一周下来，谁有三个红点，谁就可以得到奖励——由他骑自行车带去城里看一次电影。

杨振宁周末从联大回到惠家大院，楼下吴有训的孩子吴惕生、吴希如、吴再生、吴湘如，

隔壁赵忠尧的女儿赵维志，同村余瑞璜的女儿余裴华等，都喜欢聚到杨家来，听他讲英译的故事。由于他用说书的方式，讲得很精彩，弟妹们不但听得津津有味，而且还上了瘾，每天吃过晚饭就吵着要他说书。但他总是每天只讲一小段，就让弟妹们“且听下回分解”。

1945年春，杨振宁还外出兼教，给在昆的部分美军官兵教中文，每周教3小时，以贴补家用。

西南联大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影响

1944年8月，杨振宁考取清华大学第六届物理系（注重高电压实验）唯一的留美公费生。1945年8月28日，经过多方争取，杨振宁等终于起程，乘飞机到印度，再搭运兵船赴美留学。

离开昆明后，杨振宁与李政道于1956年在美国《物理评论》上，发表《对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的质疑》一文，认为至少在弱相互作用的领域内，宇称并不守恒。次年12月10日，35岁的杨振宁和31岁的李政道因此登上了诺贝尔奖领奖台。

得奖后，杨振宁始终认为，他成就的一切基础都来自西南联大。据中国科学院官网文章《杨振宁：我的治学经历与体会》，杨振宁曾自述：“1938年2月，我们家到了昆明，我在当年秋天进了西南联大，在西南联大念了4年大学、2年硕士学位。这6年时间，在我一生的学习历程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。我曾多次地回想过这段时间，我觉得我得到了西南联大师生努力精神和认真精神的好处。”

据云南师范大学官网消息，杨振宁是该校终身名誉教授，曾多次回校做客，还给学生们的做讲座。2013年10月，在杨武之逝世40周年时，该校将数学学院大楼命名为“武之楼”，并举行杨武之塑像揭幕仪式。当时91岁高龄的杨振宁携夫人翁帆、胞弟杨振汉等人亲临现场，共同为塑像揭幕，“武之楼”也由杨振宁亲笔题写。杨振宁还在西南联大校友友谊林挥锹铲土，同家人一道栽种了一株象征着绵绵联大情和拳拳赤子心的国槐树。

如今，巨星陨落，先生的身影已远去，但西南联大那段艰苦却光辉的岁月，早已融入他的精神血脉，成为照亮后世的精神灯塔。杨振宁先生用一生践行了联大师生“刚毅坚卓”的校训，他的学术成就与家国情怀，将如同联大弦歌一般，在岁月长河中久久回响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科学道路上奋勇前行。

本报记者 杨质高
部分内容综合自新华社、人民日报客户端、云新闻客户端、云南网